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“当代活愚公”的新传奇

——来自燕山深处沙石峪村的故事

新华社记者 李继伟

春分一过，冀北燕山深处一派生机：小山村沙石峪的千亩梯田里，新滋长的葡萄根须已钻入石缝。

难以想象，这里曾是“土如珍珠水如油，漫山遍野大石头，年年指望救济粮”的荒山穷村落。

沙石峪的乡亲们开石填洞、担土造田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奏响了一曲“当代活愚公”的壮歌，闻名中外。

不忘初心、实干兴邦，半个多世纪过去，如今这里处处花果山、道道米粮川，乡亲们正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。

一亩田到万国田

北山一亩田上，75岁的村民李凤忠随手拾起一根树枝，写下三个字——沙石峪。

“咋念？”他一边写一边问，“这拆开从前往后念，是‘水少石头多，山上少谷子’，从后往前念，是‘谷子堆成山，石少变水田’。”

一前一后间改天换地，这正是乡亲们几十年间亲历的变迁——

沙石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市中部，早先遍山青石板，缺乏水长粮难，吃穿全靠国家救济。

1966年，也是一季春风拂过。“开春了，咱大伙这么一辈辈熬着不是个法儿，得想个路子。”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和大伙商议。

“没土没水，青石板上咋刨出食儿？”“就靠国家吧，咱就是靠救济粮活过来的。”有人脱口而出，也有人陷入沉默。

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。张贵顺说，愚公能把太行、王屋两座大山给移走，咱为啥不行，咱沙石峪的老百姓就该活受穷？

大伙儿最终达成一致：试他一试，就选北山坡上的青石板地做试验。

一声吆喝一声锤，党员带头移山造

田、开石填洞，干了一个又一个日夜，青石板上的土层一寸、二寸、半尺，终于垫出了第一块土田。

“这块田有多大？才一亩啊，可那真是不易啊。”大步踏过田垄，不脚下粘走一粒土，李凤忠说，“这最早的一亩田虽小，却实实在在点燃了老百姓的心火，没啥虚的，就得实干！”

雄关漫道真如铁，更多困难跟上来：有了土还缺水，大伙儿索性不靠天，一条扁担一双肩，往返5公里外担水浇灌庄稼苗。经过一春奋战，23亩梯田铺在了北山上。

喜获丰收时，大家不禁相拥而泣。凭着这股实干劲，乡亲们再不靠国家救济，他们一代接一代，愣是在光秃秃的荒山上垫出了1200亩梯田，用钢钎打下了16眼深水井，用铁锤凿出了254米长的隧道……

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来到沙石峪视察，赞誉沙石峪人为“当代活愚公”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先后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慕名而来，他们纷纷捧来本国的泥土汇成“万国田”，以特殊的形式表达最深情的敬意。

老铁具和新扁担

沙石峪陈列馆的铁展柜前，聚满了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群众。

“这便是代代党支部带领乡亲们开山用过的老铁具。”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周国军说，它们虽然缺胳膊打卷，却是在提醒今天的党员和老百姓：不要忘记来时路。

临近出口处的一把扁担展品显得崭新突兀。原来，挑土的扁担多数已被使折、用糟，沙石峪村党支部便新做了一件仿品。

扁担永在、常挑常新，沙石峪村的一代代党支部没有躺在功劳簿上，他们始终奋战在为乡亲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征程上——接力实干要让大伙儿过上

富裕生活。

打破“以粮为纲”的传统，推广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成为党支部的统一意见。

“整啥么蛾子？水果可以不吃，粮食不吃可不行。”消息传出，有人提出质疑，趁着天黑偷了试种的桃树苗。

87岁的村民周凤林回忆，拼命攒下的耕地在乡亲们心里分量太重。

经过商议，党支部决定向不占耕地的狼洼山进军，也算是做个先头试验。狼洼山是野狼出没之地，石头柱子白灿灿更像极了狼牙。周凤林说，他们一锹一锹石碴、一锤一钎火花栽下了果树。

第一次结果，水嫩的桃子被送给曾经拔过树苗的人尝。那人一边轻抚果子，一边算账：种水果的收益是种粮食的10多倍呢，“这好日子，还当真在前头！”

几经艰难探索，沙石峪终于探索出因地制宜种植葡萄的新路，在保有粮食种植的基础上，成功架起了葡萄架。如今，拥有1000余亩“玫瑰香”的沙石峪成了远近闻名的葡萄村。

“咋能想到，咱这山旮旯里的人，还能喝上洋气的葡萄酒。”葡萄园里，种植大户张立柱一边忙着从土里翻藤蔓，一边说道。这些年，村党支部带领大伙儿组建起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，注册了“沙石峪”牌葡萄商标，他家每年单葡萄收入就有30多万元。

“在村里，像我这样的还不少。”张立柱扭头一笑。

一棵树到绿满川

就在张立柱家葡萄园旁的狼洼山山顶，曾有一棵老槐树。

“当年山上只有这一棵树，还是一棵假树。它可以放倒，是村民的信号树。”沙石峪陈列馆讲解员王艳双介绍，往哪个方向倒，就是告诉乡亲们：日本

侵略者进村了，应该往哪个方向逃。

时光流转，山川竞秀，换了人间：狼洼山上那棵信号树早已淹没于葱茏绿意，无从寻觅。

从安全保卫，到催出生态红利……在滚滚发展浪潮中，沙石峪也曾面临选择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有部分村民受“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、有水快流”的发展思维影响，曾炸山卖石。腰包鼓了，可更多的乡亲有了抱怨：“乌烟瘴气的，粉尘把花苞都糊住了，葡萄还能长？”

在选择面前，村党支部与村民在碰撞中统一思想：为了长远，忍痛也要停炸山、关工厂，漫天星斗繁，满坡花草香终将带来回报。

思路一转天地宽。周国军说，如今，沙石峪借助“当代活愚公”红色招牌吸引游客进村，盘活葡萄系列体验式休闲度假吸引游客留村，探索出一条以“红”扶“绿”、以“绿”推“红”的发展之路。眼下，村里又在谋划建设外交小镇、葡萄酒庄，生态旅游与红色基因相结合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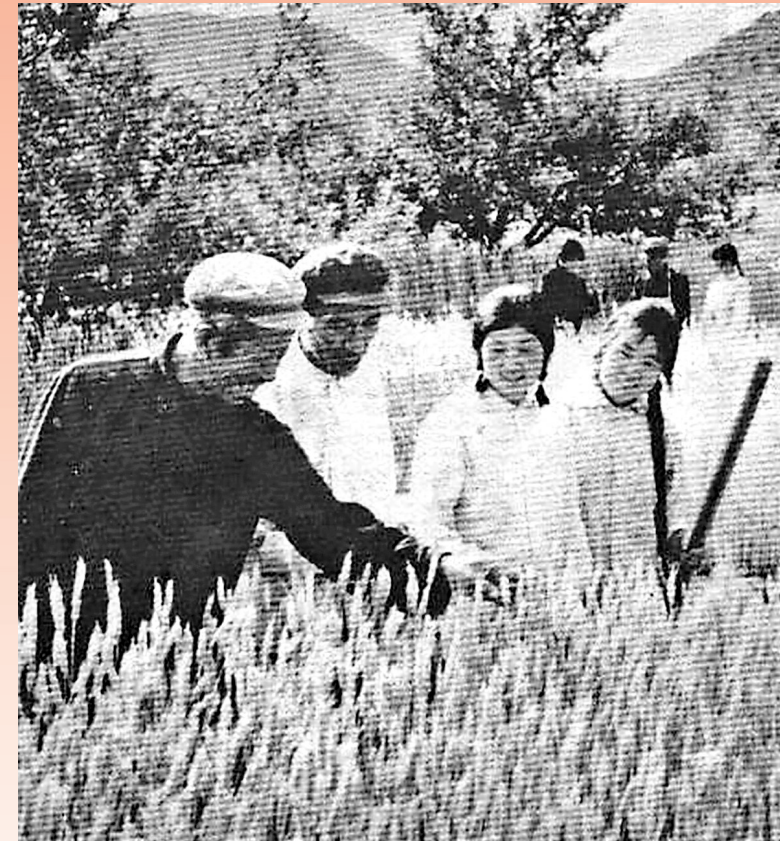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，沙石峪被评为“全国文明村”“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”“国家森林乡村”“中国特色村”，陈列馆入选“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”。这个仅有900余人的山村，更带动周边60多个村实现共同富裕。

日子越过越好，87岁的村民李凤池脑子里却总闪现50多年前的一幕：一次村民大会上，老书记张贵顺提出了村子发展梦想——山上松柏戴帽，山中果树缠腰，山下千亩千斤水浇田。

“老书记准是睡着了。”台下有人小声嘀咕，“这怕是在做梦。”

50多年后，北山山腰，张贵顺长眠于此。根据遗言，他被安葬在一个不占耕地、不影响今后造地、能看见村子变化的地方。

俯瞰全村，老书记的梦已然成真。（新华社石家庄3月23日）



沙石峪村老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和村民查看庄稼长势（翻拍资料照片）



沙石峪村民开石填洞造田劳作场景（翻拍资料照片）



沙石峪村民担土劳作场景（翻拍资料照片）

本组照片均为新华社发



游客在沙石峪葡萄园里采摘葡萄（2019年8月摄）

新华社发



这是沙石峪全景（2017年7月摄，无人机照片）

稷山东门外的地下交通站

安新明



马子明同志 安新明提供

汾河从晋北下来，横穿晋西南新绛、稷山、河津三县（市），其中在稷山县过境25公里，也在稷山给人们留下了多多的故事。

1945年的一个秋夜，汾河岸边的稷山县下迪乡马家巷村突然响起了“呼、呼”的枪声，驻扎在附近的阎锡山匪军乱作一团。原来是被看押的共产党员曹海德越狱了。曹海德是中共晋南工委的地下交通站负责人，从天津一路过来，潜伏在稷山县西店头村岳家，不幸被敌人发现抓捕，关在岳家巷村一财主的四合院里。当夜曹秉承守不备，撬坏窗户，翻墙出院，钻进了玉米地里逃跑，敌人纠集人马四处追捕，始终没能找到。

曹海德逃到那里去了？事后得知，曹指导员当时沿着汾河北坡一溜，先和合村、下迪村，又穿过了坡西村的老龙湾，避开敌人炮楼岗哨，跑到了稷山县城东门外马子明家。他一路奔走，甚感疲惫，在岳家吃罢饭，又悠悠地歇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，马家从大面盆底摸出了几块大洋

为他备好盘缠，将他化装成商人，他大摇大摆地混入出城人流，顺利返回北山深处的马家沟县委驻地。

1943年，中共晋南地委书记廉怀德担负着省委交给的重任，领导晋西南这片县的县委工作。这年冬天，他来到了稷山县，找到居住在县城东门外的地下党马子明家中。由于稷山位于附近各县的中心位置，商贾云集，铺面林立，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在这里买卖山乡山上下来的山货、黄河过来的陕货，还有从杨赵河运过来的京货，地理位置较好，方便地下工作人员出入。经过地委研究决定，将乡宁、河津、万荣等县这一片党的交通站设在马子明家中。

这个交通站选址是真好，出了门就能看见县城东门楼上站岗的日本鬼子，大门口就是伪军的炮楼，住着一个班的士兵，看似最危险，其实最安全。

马子明出生于1915年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小学文化程度，曾在新绛纱厂当过会计员，1944年春

担任共产党稷山东城区委书记，他和妻子鲍改花及三个男孩一家人，担负着新绛、吉县、万泉到洪赵根据地三条线路来往的党组织工作人员的交通站任务，他们家也成为当时的乡吉地委在这一带的地下交通枢纽和活动中心。乡吉地委书记廉怀德就住在马家，名义上是门口“老马粉坊”的小工，实际上是党在晋西南的主要领导。马子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，接待着南来北往的战友，传递各地联络点送来的秘密情报，转达和传递党组织的精神和文件。

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，马子明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，年长日久患上严重的胃病，但他继续拖着佝偻的身躯，默默为党工作着。他的3个孩子，老大马从龙，离休前系临汾市乡宁县人大常委主任；次子马玉龙；老三叫马化龙，退休前为稷山县纪委副书记。老马身体确实顶不住的时候，便让当时年仅十几岁的大儿子替他翻山越岭送情报。

马子明的妻子鲍改花，虽没什么

文化，但她却知丈夫做地下工作的艰辛和危险，和全家人一道给了丈夫事业最大的支持。鲍改花思想进步、勤劳朴实、为人耿直，在当地颇有人气。她在家料理家务，上地勤于农事，一有空就纺线织布。遇到党组织来人，她就抱着两岁多的老三化龙坐在门口石头上，以做针线活为掩护，为组织来的人放哨。日子久了，同志们都把她当成亲人，连枪支弹药、机密文件也都交给她保管。

有一次，廉怀德书记开玩笑地问她：“要是敌人把你抓住了，我们的脑袋就全没了。”鲍改花微微一笑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你们放心。要杀要剐就是我一个，不会连累你们，只要你们赶上日本鬼子，死我也甘心！”

鲍改花记忆力超强，把党组织交给的情报或信件，捻成纸团塞进自家饭厦的土坯墙缝，用坷垃堵严，该谁来接头就取出来交给谁，从未出过差错。有一次，时任河津县委书记高峰等3个人过来取了情报，她还不放心，又给他们弄了辆独轮推车，配上

做买卖用的秤，乔装打扮成商人。

马从龙替父亲干交通站交通员的时候才14岁，黑夜跑路有些害怕，父母亲便鼓励他，在头上戴个竹筐，带把镰刀，马从龙的胆子慢慢大起来，接替马子明干了很多工作。

有一次，稷山清河村地下党的联络人杨智，挑着两个筐子，从清河村走到县城汾河南的苑曲村，遭盘查时暴露了身份。杨智急中生智，扔掉筐子，跳进汾河，钻入水中得以脱身。上了岸，他直奔东关交通站接头。趁着浓雾，马家人从容地将他转移到安全地方。

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，国民党疯狂地对共产党进行屠杀，他们将稷山城团团包围，组织决定避其锋芒，安排地下党撤退。廉怀德随即派马子明长子马从龙，趁乱时混进城里通知潜伏在敌据点里的我党地下党员马思恭撤离。马思恭连夜想办法上了城墙，然后溜下来，从东关交通站带上组织给他准备的手枪和子弹。鲍改花让马从龙拿上筐子和镰刀，装上牲口吃的青草做掩护，安全地送马思恭渡过汾河，顺利找到党组织。

东关交通站设立数年间，党组织交给的任务，没有出现一起差错。

马子明后随地委转移到太岳地区，后因患病医治无效去世，年仅31岁。